

□那年那月

□张守银(卫辉市)

□亲情时刻

□邓瓔笑(封丘县)

看瓜的老头

很多年了,我常常想起那个看瓜的老头。所谓看瓜,就是在西瓜地旁搭一个棚子,有人日夜住在里面,看护西瓜。

我上小学五年级的那年夏天,天气特别热。一天,骄阳似火,我们几个发小,想着去生产队里的瓜地偷西瓜吃。幼稚的我们还编了几句顺口溜:下定决心去偷瓜,不怕牺牲往里爬,排除万难找大个,争取胜利抱回家!其实,哪敢抱回家啊,叫家长或老师知道,肯定是要挨揍或挨批评的。

说实话,偷西瓜就是个说辞,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消暑止渴,主要是中午不想在家午休,学校也不开门,我们几个结伴去找点乐子。我们商量后,上东地四队的西瓜地里去偷瓜,因为那里的西瓜地三面都种有玉米,便于藏身,从玉米地钻进去爬到西瓜地,随便摘一个再原路爬回就算大功告成。

“站住!都不要动。”那天我们刚爬进瓜地,正要动手摘瓜时,就被手握铁锹的看瓜老头逮了个正着。我们想

着,这下坏了,要是告到学校,我们就完了,不但要在学校写检查,而且还要挨家长的一顿揍骂。

“走,瓜棚下吃瓜。”老头一句话让我们惊住了。真的吗?我们相互看看再看看老头的表情,还是不敢相信。老头一改过去把我们当兔子撵的凶样,笑着叫着我们的小名,指着瓜棚,让我们跟着进了瓜地。老头挑了个熟透的西瓜切开,我们就狼吞虎咽地把一个西瓜吃了个净光。吃完西瓜,我们抿抿嘴笑笑,笑笑抿抿嘴,也不知道说声谢谢。

“以后啥时候想吃瓜,就过来吃。”老头笑眯眯地对我们说着,完全没有责怪我们的意思。“天多热呀,吃罢饭能午睡一会儿该多好,下午学习也有精神。看你们一个个的膀子都晒脱皮了不是,我看着都心疼,何况你们爹妈呢。”说罢,老头又为我们切开了一个西瓜。

哦,这老头,这是为了不让我们再来骚扰他,专门扔过来的糖衣炮弹啊!良心真的不能叫狗吃了。我们这样想着,之后再也没去打搅他。

多年后,阴差阳错,老头竟成了我的岳父。每当聊起当年的事情,老头总是很骄傲地说:“我的糖衣炮弹是管用的。”

那老头,我的“老泰山”,一生勤劳、善良。他离开我们已经多年,但回首那年瓜棚下的一幕,我都有一种对他抑制不住的思念。

“惊穹鸟”、老姥爷和圆月

昨夜风凉,睡至半夜竟醒了,抬眼便瞧见了窗外那轮明月。我再无睡意,干脆起身来到窗前,对着明月发呆。我又瞧见了那棵“惊穹鸟”,它的枝叶在银光下随风簌簌低语,仿佛在倾诉着对老姥爷的怀念。那是一棵梧桐树,老姥爷最爱带着我在树下玩耍。在明月高悬的夜晚,有着我们共同的回忆。

记得那年,十五满月,晚饭后我无事可干,便邀请老姥爷一起赏月。我们爷俩东拉西扯就扯到了头顶的梧桐树,他告诉我,这棵树他起名叫“惊穹鸟”,会开粉粉的花朵。那天,老姥爷还说他年轻时的梦想是当飞行员。

想必“惊穹鸟”是由他的梦想而来的吧!一只冲出农村、翱翔于苍穹的鸟儿。

小时的我可想不出这么多,只知道这棵树高高的,开粉色的花,郁郁葱葱地压着房檐,也挡住了半面天空。后来老姥爷还说了一串儿叽里呱啦的“咒语”,神采奕奕地告诉我那叫俄语。我当时也没管它什么“鹅语”“鸭语”,只好奇问他,学会了“鹅语”真的就能和大鹅聊天吗?

老姥爷被我逗笑了,“咯咯咯”地乐着。再后来,老姥爷说些什么我记不太清楚了。时间过得飞快,我由小学生变成了初中生,学业紧张就不常

回去了,偶尔闲暇的假期我会去姥姥家,看看老姥爷,陪他走走转转。有几次看到“惊穹鸟”,它比之前高大且茂盛了。老姥爷总会上前看看“老伙计”,悠悠地叹着气。我则在不远不近处看着,那树似乎连着天了。

我读初三那年,初春的清晨,有雾伴着昨夜下在地面的雪,白茫茫一片。

兴许有了难得的雅兴,老姥爷竟也早起“赶雪”。怪地面太滑,他在下坡时摔了一跤,将肋骨摔断了,进了医院。但让我们没想到的是,住院后短短4个月,他就因病情恶化去世了。

犹记得我和妈妈去医院看望他,那天的雾也是朦胧的。

老姥爷躺在床上,很瘦很小。乐和了一辈子的他整个人蜷缩着,看着很难受。我的到来让他有了点儿精神,他叫我到他身旁,拉起我的手说:“都这么高、这么大了,比那棵‘惊穹鸟’长得还快!马上就要高中了,相信你将来会考个好大学,加油呀!”

那一刻,我有千言万语,但久久也未说出口。

今夜,望着这皎月,我又怀念起了老姥爷,连同那棵叫“惊穹鸟”的梧桐树。恍惚中,它开满了一树粉红色的花朵,每一朵都代表着我对老姥爷的思念。

为文明新乡点赞

新人拍



云雾缭绕

□张静 摄



秋高气爽

□王攀 摄

用手机记录生活,将文明城市的美好呈现,将眼前的风景定格。爱家乡,更爱镜头里的新乡,为文明新乡点赞。

来稿要求:展现新乡城市美景、宜居环境、风光地标、美丽生态等方面,并配上文字说明以及拍摄地点。

投稿请发至邮箱:pywbmywy@126.com

